

邻居姐姐

我们居住的养路段大院在小城的南部,旁边是一座久负盛名的寺院,大院里有几排平房,住着养路段的工人和家属们,邻居姐姐是我家左首的邻居。

每家两间20平米的平房,用来做客厅和卧室,房子的正前方,每家都加盖了一间土木结构的房子用来做伙房。人们用木棍或者竹子的篱笆筑一道墙,把自己家的房子和小院圈起来,种上各种花和菜,站在我家院子可以看到旁边人家的生活场景。

邻居姐姐比我大四岁,她家除了有两姐妹外还有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再早的时候还有过一个更小的男孩,可惜那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她家人哭泣的时候,我有一种迷迷糊糊的伤感。

那时候我每天都要去她家玩,就像在我自己家玩一样。

上初中的暑假,妈妈去年都乎村附近的工地上干活,我需要在妈妈下班之前做好全家的晚饭。我用钢精锅焖好米饭,把菜洗好切好,记得是土豆、萝卜、豆角或者辣椒之类的家常蔬菜,可是每次往锅里倒了油,油热的时候我都不敢往油锅里倒菜,我害怕听到蔬菜入锅里时那一声“刺啦”的爆响,于是,每次都是隔壁家的邻居姐姐来帮我倒菜,教我炒菜。

她们姐妹俩特别勤快,很喜欢做家务的样子,总是拿着拖把将房间的地板拖了又拖,红砖的地面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她俩还特别喜欢洗衣服,总是洗一大盆衣服了抬到公用的自来水龙头下淘洗,一件件彩色的黑白的衣服,在铁制的大洗衣盆里来回漂洗,然后拧干了搭在院子上的铁丝上,清亮亮的水暖洋洋的心情。

我常跟着邻居姐姐去她的同学家玩耍,我像个甩不掉的小尾巴一样,我们走过四合吉村,正是丰收的时节,路边满是一堆堆金黄色的麦草。几个女同学叽叽呱呱磕着瓜子听着邓丽君就可以消磨掉一个下午的时间,有时候我跟着她们去逛街,我们无目的地从小城的南边走到北边,再从北边走回到南边,那是属于我们的共同的夏天。

9月,邻居姐姐高中毕业考入大学读书,而我被父母送回老家读书。三年后再回来,我们的有着红砖地面的平房、我们的篱笆墙的院子以及我们的少年时代都已经没有了。我们被圈在不同的楼上,过自己安分守己的生活。

邻居姐姐工作了被分到更加远的牧区,邻居姐姐嫁人了老公去了异地打拼,邻居姐姐生孩子了那是那个憨憨的可爱的男孩子……我也在经历着自己酸甜苦辣的人生,终于距离邻居姐姐越来越远,远到偶尔在街上遇到,只剩下彼此间轻轻的一点头。

几年前,突然听到邻居姐姐提前退休去了南方的消息后有点伤感,她的丈夫和儿子在那个陌生的地方,据说她丈夫爱上当地的一个女子,要跟邻居姐姐离婚。邻居姐姐放弃这边的一切去南方打一场家庭的保卫战……不知道她近况如何,有时候真的是很想念她,想念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少年时代,想念那过去了的花样年华。

每每想起邻居姐姐,眼睛里会浮现一件紫红色的毛线外套,那是邻居姐姐穿过的曾经让我非常艳羡的一件外套,外套里的女人有一头乌黑的长发,她总是边唱歌边做家务,就像我现在总是边听红楼梦边做家务一样。少年时候的我多么喜欢并依赖着她,想起她清秀温柔的脸庞,想起她用海纳花和向日葵叶子给我包红指甲,想起她每天傍晚来伙房帮我往油锅里倒菜,想起她唱过的歌曲,那美好而清纯的声音……

多么好的年代,却终于成为了一片轻飘飘的回忆!

# 那些人,那些事

水木耳

青春、快乐和梦想吧?现在他们像尘埃一样归于土地,在天空和大地以及所有的时光里都看不到他们曾经存在过的印记,但他们却将回忆和思念留在了亲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所有,故去了的人们,他们也都曾经在人间或喜或悲地生活过!

朋友小嘉

小嘉是我的朋友,小嘉曾经爱过一个得了绝症的人,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小嘉并不在身边。

那时候他已经气若游丝了,不能说话,不能动,只剩微弱的喘息声。他的家人拨通了小嘉的电话,把听筒放在他的耳边,小嘉在电话里一遍一遍地喊着他的名字,他不能说话却听得见,眼泪浑浊地落下来,滚落在枯瘦的面颊上枕头上,十几分钟后,他咽气了。

他们相识缘于几年前他去省城开店,他是老板,小嘉是店员,像所有世俗的故事一样世俗,小嘉知道他身患绝症,但依然不顾一切飞蛾扑火般地喜欢上了他,也许喜欢一个人真的是没有原因没有理由的吧,她的狂热和不计后果让他没有办法不接受她。

他们用心地经营着那个在省城的家具店,犹如打理着他们自己的爱情。

他没有自己的孩子,快40岁了,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小嘉下决心要给他生一个孩子,让他没有任何缺憾地离开这个世界。小嘉怀孕了,她那么高兴那么快乐,这是他俩爱情的结晶,哪怕他不能给她婚姻,哪怕孩子生下来会得不到正常孩子该拥有的一切,哪怕她要独自承担和面对所有一切世俗的压力。

她甚至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孩子项阳吧,阳光的阳,多么好听和灿烂的名字啊,像她对她的爱情。

孩子在小嘉的肚子里有4个月了,他的病情却突然加重,腹水、黄疸像恶魔一样纠缠着他,小嘉陪着他,去上海去北京四处求医。逐渐地,他开始浑身没有力气,逐渐地,他开始不能进食……也许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或者是替小嘉的将来着想,他逼着小嘉去医院做手术,已经4个月的小宝宝啊,再也不可能出生了。

在他重病的时候,小嘉给他洗澡,给他喂饭,陪他说话,搀着他去楼底下散步。在他昏迷的时候,小嘉帮他清理嘴里的血污,给他擦洗身子,换洗被他弄脏的内衣裤和床单被套。小嘉甚至在闲暇的时候,给他折了一千颗彩色的幸运星,希望这些凝聚着爱情的星星能够给他带来好运气和战胜疾病的勇气。

小嘉是个普通的女子,但她从来没有奢望过长久的婚姻,只希望就这样在医院里陪着他走完最后的日子……

到了最后的几天,他让人赶小嘉回去,小嘉听话地离开了,一个人回到那空荡荡的、曾经有过他笑声的房子。小嘉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时时刻刻都能够感觉到自己快要崩溃零落的一颗心在逐渐地沉入暗夜。

他离开的时候,淅淅沥沥的雨下了一整天,深秋的季节,天气湿冷,雨滴打在地上,像青苔裹满心怀。小嘉没能去参加他的葬礼,只是一个人冰冷的屋子里反反复复地播放着他生前喜欢的歌曲,他居然录了那么多的歌

曲留给她。

小嘉听着他的歌《野百合也有春天》,野百合真的会有春天吗?可是春天还那么远呢,而一颗没有了牵挂的空荡荡的心,还能去哪里呢?一个热烈而真实的女子,飞蛾扑火一样让人扼腕叹息的爱情,在回首中被匆忙的风吹散了……

散了的缘,在风中。风带走了什么?风又留下了什么?

那个叫“风”的女子

她是我高中的同学,不见面有很多年了。那时候我们同在浙江义乌一个叫“子光”的民办学校里读书。

记忆里她是一个做事干练、性格活泼、豪爽侠义的女子,她长得很漂亮,那时候总在班里教我们唱歌。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超短裙,在讲台上教我们唱歌时的情景。放假了,她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很远的山里采映山红。年轻、光彩的脸庞绽放着青春的气息。

后来再见面大概是2001年的夏天,她从浙江来青海游玩,很酷的发型和着装,大大咧咧的样子,坐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打着几个小时的长途电话。义乌是一个全民皆商的地方,那时候她像所有的义乌人一样,也在做生意经商。我们去青海湖玩,在日月山,两位不认识的游客跟山上的商贩们因为几块钱而发生争执,她很豪爽地甩出钱来,不耐烦地催促司机赶紧开车。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差异,不一样的环境必然会生出不同的性格以及生活。

再一次见到她,没有事先告诉我她回去的消息,她很高兴地从大厅的里间跑出来抱住我,说是没有想到我会去。在坐下聊天说话的时候,就发现了她眉宇间的沧桑,几年不见,突然发现她变得沉稳而内敛,被岁月改变和经历了许多波折的样子。

她依然漂亮,只是漂亮里多了些不一样的味道,一些被生活伤害和磨砺过的痕迹。从她断断续续简短的描述中,知道她经历了婚姻的变异、亲情的叛离、商场的阴暗以及改变了她很多的牢狱之灾……我没有详细地询问这些事件的过程及起因,但是我却从她每一句平静的描述中浓重地感受到这些真实的来自于生活的磨难和打击,对于一个渴望着幸福的女子来说是一种怎样的痛。

我看到她把房间的窗户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个人在电脑上忙碌的背影时,就感觉到她心里的孤独在一丝一丝地溢出来,浪一样淹没了整个房间。她的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在承继了母亲的漂亮和聪慧的同时,也成为了她心里最大的安慰。看到她在家忙忙碌碌收拾房间的样子,看到她一杯又一杯豪饮着啤酒,沙哑着嗓子大声地打着电话,看到她对女儿们的耐心和关爱,我就感觉到属于她的新生活正在逐渐地开始着,这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波折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性格、相貌以及所处的复杂环境,注定了她漂泊的人生。她给自己起了一个叫“风”的网名,或许就是注定了要像风一样四处漂泊的吧?

回忆起她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梅艳芳的歌曲《女人花》,为了爱而在漂泊之中,而心的漂泊却是那样的没有边际。

## 童年

小虫

(外二首)

有一种美好叫做童年  
有一些回忆关于童年  
有一种缺憾  
是永远也回不去

在长大之后  
我数万遍轻扣记忆之门  
寻找远去的童年  
那时候天真蓝,水真绿  
孩子们无忧无虑  
大地上的人们  
像麦子一样  
自然地生,自然地长

看见

桃花节  
杏花节  
梨花节  
郁金香节

看桃花  
看杏花  
看梨花  
看郁金香  
熙熙攘攘的春天夏天和秋天  
……

唯独没有人  
看见自然的心  
被无数的人挤踏着  
她是不是也一样快乐

胡杨

一粒沙再加另一粒沙  
千百颗沙  
便是一片汪洋的沙海

在沙海之上  
是静默的胡杨

千百年来  
寂寞的守望

绿的叶,黄的叶  
苍劲的枝干被大风刮过  
根深深扎在土里  
日月和星辰在云边低语

胡杨  
守着同样的白天和黑夜  
傲然挺立  
成就了沙海之上  
那每一个绚烂静美的秋

